

中国记者丛书

刘白羽

# 东北战场通讯选

DONGBEI  
ZHANCHANG  
TONGXUNXUAN

新 华 出 版 社

# 刘白羽东北战场通讯选

新华出

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0334

1080334

# 刘白羽东北战场通讯选

刘白羽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燕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插页2张 106,000字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300册

统一书号：7203·146 定 价：1.30元

##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

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套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套丛书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选、农

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 刘白羽小传

刘白羽，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北京。做过学徒，小职员，旧军队的学兵和参谋。一九三五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散文、诗。第一个短篇小说《冰天》一九三六年三月在上海的《文学》上发表，以后陆续发表了《黑》、《草原上》、《草纸厂》、《病》、《红雪》等短篇小说。《冰天》、《草原上》选入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六年短篇小说佳作选》。一九三七年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出版小说集《草原上》、中篇小说集《兰河上》。抗日战争爆发到延安遍访华北各抗日游击区，写了《同志》、《记左权将军》等报告文学。一九三九年到太行山，一九四〇年回到延安，编辑《文艺突击》。这中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五台山下》、《太阳》、《金英》、《龙烟村纪事》。一

九四四年到重庆，编辑《新华日报》副刊。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作为《新华日报》记者，深入东北，写了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本报道东北的专著《环行东北》。一九四六年冬，由新华社总社派至东北担任军事记者，参加了解放东北的历次战斗。后随军从松花江转战至长江以南，报道我军解放北平、武汉以及新中国诞生的情况；同时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和报告文学《人民与战争》、《新社会的光芒》等。一九四九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一九五〇年因编创中国、苏联合拍的纪录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创作了《扬着灰尘的路上》等小说和《我们在审判》等报告文学。这以后出版过报告文学集《早晨的太阳》、《万炮震金门》，小说集《晨光集》，散文集《红玛瑙集》、《芳草集》、《海天集》；同时，发表了散文名篇《日出》、《长江三日》等。一九七七年发表散文《红太阳颂》、《伟大的创业者》、《巍巍太行山》，报告文学《石油英雄之歌》等。一九七八年，出版《刘白羽散文选》。一九八五年出版了《大海》。

一九七八年，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



# 我的记者生涯

刘白羽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从延安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在重庆听到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抗战取得胜利的消息。

不久，周恩来同志率领一个代表团飞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其时，国外敌人虽然彻底垮台了，但国内战云密布，枪声四起。经过谈判商定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个方面组成调处执行部，执行部设在北平，分遣若干小组到各战争爆发点进行调处。一天夜晚，总编辑章汉夫找我说，派我作为《新华日报》记者到执行部进行采访。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这一工作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自从毛泽东同志来重庆谈判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紧张展开，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是这一决定就开辟了我一生当中一段特殊的经历。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将搭美军飞机赴北平。新华日报社远在郊外化龙桥，为了清早上飞机方便，

组织上安排我搬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来住，这时周恩来同志住在上清寺中共代表团那幢楼里，我就住在他原来楼上的住房里。我从睡梦中被唤醒，说恩来同志来电话要我到他那儿去。夜静更深，由曾家岩到上清寺，凄清的路灯只照住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影。整个重庆都已沉入梦乡，只有周恩来同志窗上灯光雪亮。我站在上清寺路边望着，一种庄严之感浮上心头，这窗口就象夜航船的桅灯，穿过猎猎海风，烛照着世界。

到了恩来同志房间，董老、若飞、定一、颖超等同志都在忙碌着，有的走动，有的交谈，有的写什么，好象刚刚结束一场重要的商谈。恩来同志招呼我到旁边坐下来，他神采奕奕，双目明亮，连一丝倦容都没有。当时议定，到各小组采访的记者，也由三个方面派出。周恩来同志几句话就画出了一场宣传战的场景。他分析了形势，交代了任务。他说有人要垄断舆论，我们就要如实报道，以正听闻。我领受任务，就要离开，他沉吟了一下跟我说：最大争议在东北，东北是人民的东北，东北人民受了几十年苦难，要争取进入东北，把东北的真实情况、东北人民的声音传达给全国全世界。我们站起来，恩来同志和我紧紧握手，嘴边露出特有的温暖的笑容，他总那样精细入微的关怀人，他说：你第一次坐飞机吧？考验一两次就不难过了。

我说：“我能经受这个考验”。就这样，周恩来同志送我走入记者行列。

到北平向叶剑英同志报到，以后我们的具体工作由李克农同志安排。

春天到来，北平已孕出鹅黄柳色，东北还是凛冽寒冬，我随沈阳执行小组飞抵沈阳。这时，四平血战方殷，举世瞩目。我随许光达同志参加的小组到了本溪。从本溪出来，当我们一串吉普车进入一片山谷，我看见两边山岗放哨的我们的战士，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谈判是在一座日本洋房里进行的，解放区的代表是张学诗同志，经过介绍是张学良的胞弟，他立刻成了新闻人物，一时之间照相机的镁光灯不停地对着他闪烁起来。小组当天返本溪，我留下来进入东北解放区。我到了萧华同志司令部。

国民党妄想一手掩蔽天下人耳目，说东北无共军，四平之战是最好明证，如说明真象，其计不攻自破，我决计立刻设法赶赴四平进行报道。

我先到了鸭绿江边的安东（今丹东），然后乘卡车经宽甸、桓仁、当年杨靖宇鏖战过的深山老林，到通化。在这里得到我军进入长春的大好消息。我立刻搭乘火车飞驰长春，国民党的飞机追住扫射，有一列火车中弹起火冒出黑烟，我们却逃出虎口。到达长春，我立即到东北局，那是一幢黑色大楼，好象是原来日本人的“满炭株式会社”，在这

里见到彭真、凯丰同志，他们说：

“你来得正好，前线要求派记者，你就去吧！”

我到火车站找吕正操同志，他当时负责指挥铁路运输。车站一间办公室，门口大敞，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吕正操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一面接电话，一面跟人交谈，一面批条子，烟雾蒙蒙，充满战争气氛。他给我批了一个条子，我根据这条子找到的是一辆闷子车厢，夜气寒森，这孤零零的车皮却没有火车头牵引，我又跑去交涉来一辆机车，大概下半夜，才听到车轮“咣当——咣当”撞击铁轨声向公主岭进发。第二天到公主岭，阳光灿烂，正是“五一”，到处旗如海，人如潮。从这儿我改乘卡车，在春潮反浆，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好不容易到了梨树，进行采访，写了《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这篇通讯，冲破迷烟瘴雾，报道了东北人民部队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

我从四平回长春转哈尔滨，这个城市真美丽，松花江解冻冲击松针般碧绿的激流。我在南岗喇嘛台旁大楼里一间光线明亮的办公室内见到陈云同志。我向他汇报了恩来同志给予的把长期被日军占领的东北真实情况介绍出去的任务，得到陈云同志的指示，制定了下一段计划。刚好，王鹤寿同志要回北安，我跟上他到了绥化，到了北安。又由北满转西满，至齐齐哈尔，见到富春同志。他一面踱步，一

面一根接一根吸着烟，跟我畅谈了东北大局和西满形势。完成这里的采访，富春同志告诉我长春失守，飞机停飞，他说有两辆汽车要从内蒙古去张家口，他要我从这条路线转出解放区，吩咐我到白城子找陶铸同志，由他具体安排。我和陶铸同志在延安就熟，战地骤见，非常亲切。他的浓眉下那双闪亮的大眼睛，从忙得来不及刮胡子而留下的一撮黑胡须里面，透出那样温煦的笑容。他就把我安置在他隔壁，一边说话，一边吃饭，一谈谈到深夜。我自进入东北解放区，同志们让我谈谈重庆谈判及执行调处等等新闻，这样我就到处讲，大家听得也很高兴，因为两个世界的隔绝，我正做了第一个沟通信息的使者。

我坐火车到王爷庙，从这儿乘卡车横穿昭乌达盟，整天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瀚海，偶尔见到天上飞的一只老鹳，地上长的一丛沙枣，一破岑寂，深感兴奋。从林东、林西，经赤峰、围场，长途跋涉七、八昼夜，才到达张家口，在东山聂荣臻同志那座日本洋房会客室沙发上坐满了人，东北长期沦陷，我将我所见新闻，细细叙来，大家很感兴味。

从张家口飞北平，到了翠明庄，见到李克农同志，议定回延安去写报道东北的书籍。我和黄敬同志一道乘一架美军运输机赴延安。途经山西黑茶山上空，乌云翻滚，风雨大作。飞机里面一下黑得看

不清人，飞机震抖得象要崩裂。黑茶山就是博古、若飞、叶挺等“四八”烈士遇难的地方，不知是什么大自然的奥秘，造成这一难过的关卡。管他呢？我和黄敬摊开行李就躺下来睡觉。醒来一看，黄土高原，浓密森林，不久降落延安。

这是一九四四年调重庆后唯一的一次回归延安。新华社总社在清凉山上给了我一孔窑洞，闭门一周，日夜不停挥笔写了二十万字报道东北情况的书稿。《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周保中将军访问记，朱德同志看了，把我找到王家坪，说：周保中是讲武堂同学，他搞的不错吗！

这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南京，重庆《新华日报》一部分同人迁到上海，正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我带了书稿飞北平，转上海，住在南市一间阴暗潮湿的小阁楼里，炎天濡暑，挥汗如雨，改稿子，看校样，很快出版了《环行东北》一书。这部书一上市就抢购一空，因为这是报道东北的第一手材料，满足了人们想了解东北的愿望。

内战乌云愈来愈浓。在上海秋雨连绵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叫我们到南京去，我们到梅园新村时总理正在会客，等了一阵才进入他的办公室，那是一间遮满花木浓荫的屋子，围着窗下有几张沙发。当时政局如同电闪雷鸣，为了和平日夜奔忙，但他还是那样安详自如，还抽出时间亲自处理我们撤退事

宜。关于我的工作，他说：你可以到香港去，大部分进步文化工作者都将要转移那里，你去可以做文艺界统战工作，要不就回解放区去。

根据半年耳闻目睹，我深深认识到中华民族又处于倒悬之危，这时我的决心已经下定，我说：

“我看中国革命还是要武装斗争解决问题，我要求回解放区去参加战争，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再打八年，能打出个新中国。”

恩来同志听了双目炯然一闪，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他是赞成我的这一决心的。他随即打开办公桌左手第一个抽斗，取出一份电报给我看。他说：中央来了电报，为了更好地全面进行新闻报道，决定在每一个大的战略区派一个新华社总社的特派记者，你熟悉东北情况，你就到东北去做记者吧！

在中国革命一个巨大历史转折关头，又是恩来同志指定了我的方向，正是这一决定使我投身于整个解放战争，确定了我终生的命运。谈话中，我看到桌上有一盆雨花石，特别是那鲜红透亮的几块，就象是被反动派在雨花台屠杀的千千万万志士的血所凝成的。我想到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几次大的跌宕中战斗——失败、失败——战斗，他亲身经受了多少欢乐、多少悲恸。现在，到了南京，在频繁紧张斗争中，多少个深夜，多少个黎明，他看着这一盆雨花石，他的胸怀是会如何深沉激烈呀！他

也许会说：“我们是绝不会辜负你的，亲爱的同志！”这回当恩来同志送我重返战场时，这几块雨花石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特别深切的感情。他紧紧和我握手时，我注视着他，他的眼光慈祥、坚强、镇定。这是送人上前线给人带去信心和力量的目光。就这样，我和我的爱人很快飞往北平。然后折转长春。

在北平看了香山红叶，到哈尔滨已经雪地冰天。我们住在东北局宣传部一座空旷的楼上，房间里只有床铺上铺着草垫，透露着寒森森的孤寂。不料，很快就通知我到前方去，连棉军衣也来不及换，只在商场里买了一件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穿着西装就赶到火车站，找到谭政同志，跟他乘火车经齐齐哈尔到白城子，换乘卡车驰向茫茫的郭尔罗斯草原，追上作战部队，参加了一下江南。松花江两岸冻得铁硬，当部队转移后撤时，我骑的马突然狂奔，我一下坠地跌伤，由担架抬回齐齐哈尔，但正是在寒风冻雪中我亲身领会了东北人民的火热的豪情，我在病榻上写了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篇通讯《人民与战争》。这篇通讯以大字标题刊登在《东北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上，因为它通过铁的事实，发出了“东北人起来支援我们的正义战争了”第一个呼声。东北胜负决定于人心向背，现在，人民由对国共两党观望中毅然决定支持共产党作



战，我认为从灾难的乌云中已透出胜利的曙光。

从此，我深入战争，深入人民，深入历史，我不再出于个人文学爱好而写作，而是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用火的语言推动战争。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新闻记者最光荣、最值得骄傲的任务。从此，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我没有离开火线。特别是三下江南那场严峻的考验，零下四十度酷寒中，一个大踏步前进松花江南，一个大踏步后撤松花江北，然后，一个转身又急袭松花江南面茫茫雪野。撤退后，严寒透骨，人困马乏，是再前进，还是不去？我意识到一个记者的神圣职责，我毅然南下追赶作战部队。乘着马拉的雪橇飞奔，在雪原上冲出一条雪的浪花，朝着炮声隆隆的地方前进，那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呀！

你投入战争，战争就陶冶你。一次又一次战斗，使得我和战争、和革命融合得那样紧密无间，情深意切，每一挫折就是我的痛苦，每一胜利就是我的欢乐。这时，我不只是成为一个记者，更重要的我是一个战斗者。哈尔滨火车站旁有一座桥叫霁虹桥，从那儿，我一次又一次出征，亲人一次又一次送别，上前线，随时会有危难，会有死亡。但正是这种别离、出征的滋味，令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起贴近，一起搏斗。现在想起来，我还怀念那个年代。

我写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一个记者，如果不把